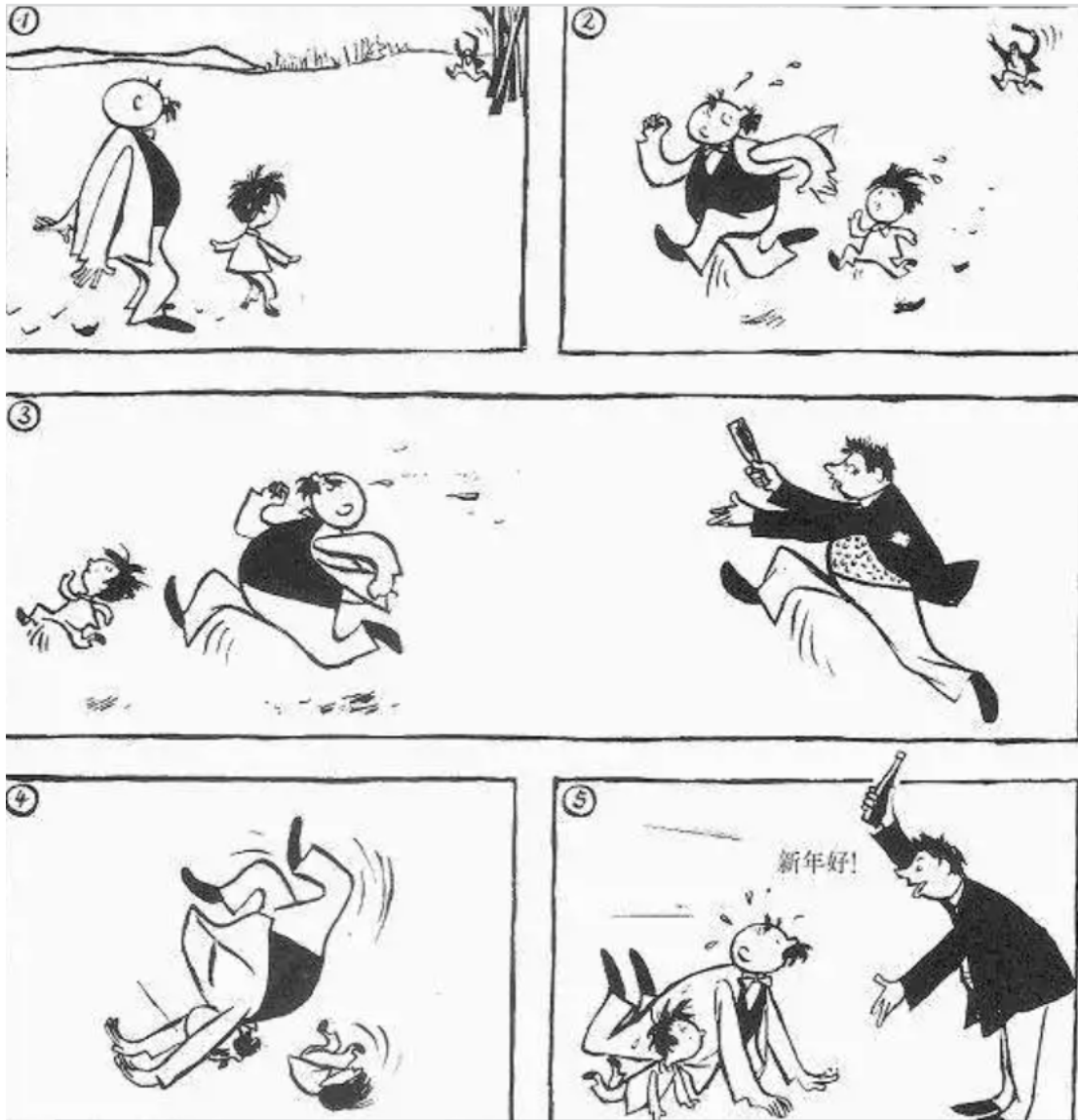


FF033 《香檳》

小時候，我僅有的幾本讀物是德國人的《父與子》漫畫。父親去城里的地下盜版書店給我買來的。遠遠來了一個人，手里舉著一個酒瓶，這對父子以為是來打他們的。結果是一個快樂的醉漢，在街上抓一些陌生人慶祝新年快樂。這是一件在德國才會發生的事情。



到了大學之後，我學了新聞學，第一課是事實核查。我的夢想是調查記者，然而這一職業在中國瀕臨滅絕，我也就放棄了。我那個年代，本科不需要是法學院也可以

考司法考試，聽說後來變了，我只是聽新來的同事說起。於是我就通過了司法考試，成為了一名律師。

一個多月前，我看到那個新郎就這樣把香檳酒夾在腋下，跑了過來。不過，這一次是從喜劇變成悲劇，就在他離新娘還有兩三米的時候，木塞沖了出來，擊中了她。她渾身是血，倒了下來。

我維持著我在校時的習慣。在一片混亂中，我看著新娘被送上救護車。救護人員給她蓋上了毯子，不一會兒血就把毯子染紅了。我拿出手機搜索：“香檳 殺人”，第一個跳出來的是幾年前的伊利諾伊州大學香檳校區的中國女留學生被殺事件。白人的世界里有好多重名的地方。比如美國有無數個春田。世界上有好幾個地方都叫香檳，比如香檳酒的原產地法國的香檳，還有這個美國的香檳。往下翻幾頁，才發現香檳木塞打死人是真實存在的。新聞上說，有空姐在飛機上開香檳，木塞崩出，導致飛機上的氧氣罩落下，只能返航。有名人在開香檳的時候被木塞戳瞎了眼睛。

新娘是我的大學同學。因為我特殊的職業，她的家人懇求我留下幫忙。大學的時候，我和她的家人見過好幾次，她大學前兩年跟我的關係很好。她是本地人，有時會請我去她家和她父母一起吃飯。不過等她大四和現在這個新郎談了戀愛之後，我忙於我自己的事情，沒怎麼見過她了。這次她請了很多人來婚禮，我把地上的香檳瓶子撿了起來，去街邊超市要了一個袋子，封了起來。

她的葬禮後，我被準許去新郎家和他以及他的律師見面。他是溫州本地做生意的世家，家里存著幾輛車門朝天開的跑車。我向他傳達了新娘家的意思：因為他們之前很恩愛，兩家關係幾十年來一直都很好。這是場意外，就不追究他的責任了。希望他也能節哀。

臨走的時候，我問他：“聽說你家里有個地下酒窖，是你祖父傳給你的。能帶我參觀一下嗎？”

他未免有些得意，好像是等著我提出這個問題。我有所耳聞——每個來他家的人都會被帶去看他家的酒窖，我也就遂了他的心意。作為一個溫州本地的生意人，這酒窖里是琳瑯滿目的洋酒，卻沒有幾瓶茅台。他說：“別看我現在這個樣子，我也是喝過洋墨水的。兄弟，巴黎已被我們溫州人占領了。我中學時我父母帶我去巴黎做生意，我也就學會了洋鬼子這一套。”

回到家，我看了看袋子里的那個空瓶子。嚴格的來說，這並不是香檳酒，而是西班牙的一種氣泡酒。歐洲的法律規定，只有法國香檳產的氣泡酒才能叫香檳。西班牙用同釀造法產的酒不能算作香檳，價格也只是正宗的幾分之一。他的酒窖里根本沒有類似的酒。他特意去外面買了一瓶這麼便宜的酒，在婚禮這麼重要的場合。

(1192字)